

老早阿拉自家做物事

文 / 周钰栋

茄山河

讲起自己做物事,最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交关中学生辣辣学堂老师指导下头做起了矿石收音机。掰种收音机邪起简单,先用三夹板钉一只木头盒子,拿无线电商店买来个矿石、线圈等零件装进去,通上耳机,最后辣辣晒台浪树一根蛛网式天线,到自来水龙头浪去接一根地线,就可以收听到广播节目了。到六十年代初期,大家感到矿石机有点落后了,就开始动脑筋做半导体收音机了。阿拉先无线电商店或牛庄路电料市场买来机壳、线路板、二极管、三极管、磁棒、扬声器、单联开关等零件,再按照《无线电》杂志上提供个线路图组装。做好以后,无论是外观还

是收音效果齐比矿石机好,而且装上电池还可以随身带,邪起便当。

除了自己装收音机,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人还为了节约布票、布料用零碎布头拼拼凑凑做假领头,做内衣内裤。就算勿会做裁缝生活个人,也会得七转八弯去寻会得做个人帮忙做。

后来,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个辰光,交关人家会从柴爿店里买点木板或者从厂里个垃圾堆里捡一点旧木料回家自己做箱子,好让屋里厢个小团下乡个辰光装衣裳用。还有人家想到小团到了农村后勿会烧灶头,就到虬江路旧机电市场买来铁皮自家敲煤油炉子,让小团带到乡下头去烧饭烧菜。

听没多少辰光,敲煤油炉子个热闹就蔓延到了一些企事业单位个单人宿舍里,单身汉们或为了改善伙食,或为了辣辣女朋友面前卖样、扎台型,也起劲个敲起了煤油

炉。伊拉敲出来个煤油炉比弄堂里敲出来个挺刮得多,因为单身宿舍里向工种齐全,制图员、板金工、电焊工、车工、钳工……要啥有啥,所以伊拉合伙敲出来个煤油炉绝对弹眼落睛。

掰里讲到了迭些手浪向有车、钳、刨技术个人,后来还做出交关大家欢喜个物事,比如烫头发用个夹钳、烫衣裳用个熨斗、各种形状个开啤酒瓶扳头……伊个辰光,手里有几样掰种物事老出风头了。

讲到做烫头发个夹钳,掰里还有个插曲,就是阿拉隔壁个小阿姐自家俵夹钳烫好一个头个卷发以后感到蛮好看个,就跑到照相馆里去想拍张照片,听没想到拨照相馆师父一口拒绝:“阿拉照相馆是勿拍卷头发个照片个,想拍,回去俵头发弄直了再来!”听没办法,小阿姐只好回到屋里向照镜子自家欣赏。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交关

青年朋友到了结婚年龄,但是结婚个嫁妆难办啊,像大衣橱、五斗橱、脚踏车等等齐要凭票供应,手里向听没购物票,物事就买勿到,婚就不好结,掰哪能来讷!于是伊拉就想办法自家做。

先凭结婚证到木材商店里买做家生个木料,再到家具商店里去驳样子,最后按照驳来个样子做出大衣橱、五斗橱、夜壶箱。当然油漆掰挡生活阿是自家做。到油漆商店里去买来猪血、老粉搭子油漆,经过内行指点,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做,考究个还会上点蜡克。做好以后,样式搭子颜色绝对勿会输拨店里向卖个。

至于脚踏车,装起来有点烦,辰光阿拖得长,因为零件要到中央商场一样一样淘回来,特别是三角架、后飞,邪起难淘,就算依每个礼拜日齐到中央商场去兜,也只好碰运道,碰着了就买,碰勿着只好空

手回去。我当时就自家装了一部脚踏车,用掰零件齐是凤凰牌个。为了淘到全部零件就用脱一年半。

到了改革开放个辰光,大家开始追求洋气,就做起玻璃橱、沙发等家具。讲到做沙发,迭个是要由木工生活搭子裁缝生活配合辣辣一道做个。当然辣辣一条弄堂里或者辣辣一个单位里,会做掰两样生活个人个是有个,大家就互通有互,通力协作,依帮我,我帮你,勿管是单人沙发还是三人沙发,一样样齐做出来,派头十足。

可以讲,老早上海人自家装收音机、装电视机、装脚踏车、做家具,齐是邪起拨人家看得起个一桩事体,怪勿得交关外地人讲上海人聪明,心灵手巧,会得过日子,大概道理就辣辣掰搭。

远开一点

上海话里,一字多意、一词多意的情况很常见。这里讲的“过门”,就是一个多义词。

一家一门,“门”里有“家”的意思。在婚嫁娶亲的语境中,“过门”就是指“从女家门到过男家门”,也即女子出嫁到男家。市民有时对话,问:“侬因过门了没有?”就是问对方姑娘是否出嫁了的意思。“过门”是比“出嫁”“成家”“结婚”更通俗、更形象的说法。

在略带威胁、恐吓的语境中,“过门”则有“过关”的意思。例如:强势的一方对弱势的一方说:“迭桩事体,侬要是勿讲讲清爽,今朝侬就勿要想过门!”又如,孩子放学回家,跟父母回报:“老师今朝说了,这篇作文要是写勿出,就勿放我过门。”

“过门”用得最多、也最平和的地方,是在音乐和戏曲领域。在歌曲、唱段的前后或中间,用乐器单独演奏的部分,就叫“过门”。沪剧的各种调头里,“过门”都是少不了的。二胡演奏的过门,圆滑而滋润;琵琶演奏的过门,活泼而灵动。沪剧唱段里的过门,有的已经成为唱腔的有机组成部分,好听

打过门

文 / 彭瑞高

得令人难忘。许多沪剧爱好者在清唱时,连过门也不舍得放弃,会一路将它哼过去。

“打过门”,就是从戏曲里的“过门”引申而来的。戏曲“过门”,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演唱者趁此间隙可以透口气;在时间上,“过门”比较短;在节奏,“过门”也比较快,有点声音还比较轻,所以,一般人对它不是很在意。这就为糊弄观众提供了机会。台上的演员偶尔忘了词,有经验的琴师会拖长“过门”来“混腔势”,这种现象很是有趣。

“这里可以打个过门。”原是曲作者或唱戏人的一句行话,到了民间对话里,就转换成了拖延、忽悠、掩盖、敷衍、蒙混过关的意思。如:“伊这样讲是打个过门,肯定不会兑现。”又如:“现在笑嘻嘻跟我打过门,等一歇就滑溜溜走,依想也勿要想!”还有,为别人作掩护,也可以用“打过门”,如:“伊本来要罚款的,结果有个人走过来,帮伊打了个过门,伊就勿声勿响走脱了。”

“打过门”,一个好好的艺术用词,谁能想得到,慢慢竟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读——编者】



老上海小书摊

连环画又称“小书”或“小人书”,那些专门出借“小人书”个摊头则叫“小书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个街头巷尾、中小学附近到处可以看到小书摊。伊个年代听没电视、网络、游戏机,看电影也只能偶尔为之。去小书摊,几分洋钿租几本连环画看几个钟头就是最开心个事体了。一分洋钿借一本,对现在个小孩来讲,简直不可想象,但对伊个辰光个人来讲,弄堂口个小书摊留了记忆里个齐是温馨。文 / 阿吴

沪上老照片

沪语趣谈

上海话里独多“吴”

文 / 顾顺麟

北方人经常笑话上海人“黄王”不分。其实伊拉听没注意到,上海闲话里真正混淆得一体世界个,勿是“Wang”是“Wu”。

依问人家姓啥:“依尊姓?”对方要是姓“Wu”,讲起来就势必复杂:“免贵,姓吴,口天吴”“姓胡,古月胡”“姓伍,队伍个伍”“姓武,武装个武”“姓和,和平个和”“姓户,户口个户”,比较生僻个姓还有:“午”“毋”

“扶”“戊”,甚至有点难以表达个“扈”等,一律读“Wu”个平声,忒些姓起码跟“Wu”多少还有点得介,但像“人可何”“祝贺个贺”“师傅个傅”,勒拉普通话里更本跟“Wu”丝毫勿得介,上海闲话里也统统称作“Wu”!实在有点稀里糊涂。

上海闲话里读着“Wu”平声”个,还有“父亲个父”“符号个符”“豆腐个腐”“妇女的妇”“水壶个壶”“芙

蓉的芙”“误会的误”“护士个护”“抚摸个抚”,及沪、芜、雾、务、糊、狐、弧、葫、蝴等等勿一而足。

另外,讲到一些特别个地名也会有点麻烦,比如依讲“我是湖南人”,上海人非得再要问清爽:“是湖滨个湖,还是黄河个河呀?”上海人“湖、河”也不分。自然“湖北、河北”同样听不清。现在上海外地人介多,分不清实在讨厌。

闲话闲画

差一点点变“冲手”

文图 / 阿仁

小偷,上海人称之为贼、贼爷爷、贼骨头。扒手,上海人称之为扒儿手、三只手、八级钳工,还有就是“冲手”。查上海话词典,“冲手”寻勿见。既然上海闲话里有“出冲”,有“冲头”,此地就写成“冲手”吧。老底子,上海滩上个电车、公交车人多,人轧人个贴人,是“冲手”施展身手个好地方。我经历过掰样个事体,吓煞人。伊个辰光,我还是“红领巾”,半个人。每个礼拜天早上要乘1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去市少年宫学画图。上了电车,人是交关多,上车下车,大家轧来轧去。快要到静安寺站个辰光,我前头勿太远个一个阿姨突然叫起来



了:“勿好了,我个皮夹子被人家冲脱了!”电车随声急刹车。车厢里一记闹闹猛起来。

“勿要开门!‘冲手’肯定还勒

车子上,捉伊出来!”

“阿姨立勒前车门。前车门个朋友勿要动,大家搜一下身!配合配合,搭牢掰只贼骨头!”

“依又勿是警察!”

“去喊警察过来!”

一团混乱。一个业余“福尔摩斯”,四十岁个爷叔让大家安静下来。“先问问清爽,再讲!”阿姨讲,伊一只红颜色、配有小拉链个皮夹子听脱了。里向有靠十元钞票。伊是中百公司上车子个。

“好了好了,好几只站头过脱了。‘冲手’老早下车子滑脚哉!”“勿算大铜钿,叫啥个警察!”“为了几块洋钿,浪费大家个辰光!”

“车子介轧,要特别当心!”“好了好了,车子动起来哉!”尽管落特皮夹子个阿姨勿情愿,电车又开了。到了静安寺,大家一哄而散。看了一场热闹,我轧下电车去等红绿灯过马路。手习惯性插进身上大衣个口袋,发现

里向有样个事,摸出来一看,竟然是只红颜色有拉链个皮夹子。呆脱!一身冷汗。肯定是车上有人提出要大家搜身个辰光,贼骨头转移赃物,趁乱塞进了我个大衣口袋里。我掰伊个阿姨一样,是木鸡,听没一点点警惕性。马上奔到马路当中个岗亭,一五一十讲给警察听,还交上了掰只皮夹子。

警察叔叔还是表扬了我。“好小囡,做得对!亏得当时听没搜大家个袋袋,否则依跳进黄浦江也讲勿清楚了!”再出一身冷汗。我差一点点就成为人赃俱获个小“冲手”了。如此,我还会有今朝么?人多人杂个地方,时刻警觉勿是一句空话。记记牢。